

周夢蝶



圖2 周夢蝶
照片提供／文訊雜誌社

孤獨國的嶙峋詩人 發表詩文集

今年，與戰後台灣藝文界淵源深厚的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廳60歲了，而當中與明星咖啡廳交織成戰後60-70年代台北文化一景的，便是自1959年起便在門口擺書攤直到1980年才因胃疾結束的「簷下詩僧」——周夢蝶（1921-）。周夢蝶本名周起述，出生中國河南的他，歷經戰亂流離以及與家人的生離死別，1948年隨軍孑然一身來台。這樣的人生境遇讓他的詩作充滿了孤絕與對生死的思辯，詩人曾說他是「以詩的悲哀征服人生的悲哀」。也有論者指出他豐盛的詩情與禪思其實是來自生命中的貧乏與矛盾，代表詩集有《孤獨國》、《還魂草》、《約會》等。

被尊稱「周公」的周夢蝶總是一襲藏青色長袍、一只暗灰色皮箱、拄著一隻充當拐杖的雨傘沉默地走過清貧卻澹泊的漫漫人生。只有透過詩作才讓我們得以一窺他的憂鬱以及沉默底下的熱情。曾加入「藍星詩社」，創作已逾半個世紀的周夢蝶，詩作超過三百首。在1990年獲得《中央日報》文學成就特別獎。1997年來台近50年的他，榮獲首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獎，但一生淡泊自持的詩人把所有獎

金都捐出，可見其孤峭的文人風骨與性情。

2009年，這位依舊沉默靦腆的詩人發表了詩文集，將他的作品整理發表成三卷的《周夢蝶詩文集》，同時也與老中青三代詩人一起為即將到來的90大壽暖壽。而這部詩文集除了舊作之外，還有首度出版的新詩集《有一種鳥或人》以及書信集《風耳樓墜簡》。這位一代傳奇詩人周夢蝶，他的詩與一生映照的是那個因戰亂顛沛流離來台的那一個世代，而他與他的書攤構築出的文學景色也早已蝕刻在戰後台灣的文學史影像當中，無法抹去。

商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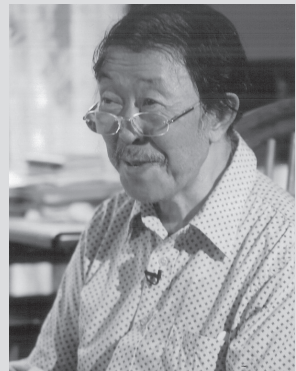


圖3 商禽

瞻望歲月的長頸鹿詩人 發表詩全集

一生以逃亡以及囚禁為創作主題的詩人商禽（1930-），曾經以在囚室裡引頸瞻望歲月的長頸鹿作為隱喻，傳達對於自由的渴求以及始終無法脫逃的悲哀。出生於中國四川的商禽，前半生因為戰亂，不斷地在被拉伕、拘囚以及逃亡的過程度過。而晚年罹患帕金森氏症的他，依舊被病痛追趕著逃亡著。商禽卻從未放棄過寫詩的念頭，他的詩

是他逃亡的一雙翅膀，不僅記錄了他一路逃亡的足跡，也是這位自嘲是「快樂想像缺乏症患者」的唯一出口。

1956年加入紀弦創立的「現代派」，本名羅顯炳，又名羅燕的他，1969年開始以「商禽」為筆名發表詩作並且加入創世紀詩社。有「鬼才」之稱的他下筆卻又極其慎重，因此並不多產，只出版過《夢或者黎明》、《用腳思想》兩本詩集，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論者一般將其定位為散文詩的開山始祖以及超現實主義詩人，但商禽並不承認他是超現實主義詩人，而是「超級現實或更現實、最最現實」。他認為由人寫的詩，也必定和他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關係，他的詩作在這個意義上是在凝視現實，挖掘更深層的現實，寫出他在外在政治現實下的囚禁感與孤獨寂寞。結束軍旅生活後，當過碼頭工人、小販和編輯，也曾經遠赴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1979年到1992年間在《時報周刊》擔任主編直到退休。

2009年4月，已屆79歲高齡的商禽發表了《商禽詩全集》同時與藝文界一同為即將到來的八十大壽祝壽。全集有三分之一是未曾結集的新作，這四百頁的全集濃縮了詩人一生歲月與思索的痕跡，雖然痛苦、悲傷卻沒有怨恨。12月《商禽詩全集》更獲頒「2009台灣文學獎」新詩類金典獎。從全集的出版到台灣文學獎的肯定，都是對詩人一生在詩路上的堅持致敬。

陳玉慧



圖4 陳玉慧

從小說跨足舞台 從東方越界西方

長年旅居國的陳玉慧（1957-）具有導演、劇作家、作家、記者等多重身分。她的每一作品都是一個旅程，從最早的實驗小說《徵婚啟事》到2004年以自己三代的家族故事為藍本的長篇歷史小說《海神家族》，乃至於今年出版的描寫東西文化交流衝撞的《CHINA》，都是她生命中不同階段的人生旅程。在台灣唸中文系的她也曾加入「三三期刊」，爾後在巴黎學戲劇，在德國擔任駐外記者，陳玉慧的面貌一直是豐富多變的。這樣流動在不同表現媒介，不同的身分、不同國家乃至不同的文化之間，這種中間者的身分，讓陳玉慧能透過一種中等距離去凝視、去觀察。2004年出版的《海神家族》便是少時離家的陳玉慧，在離開後才開始進行的一場返鄉之旅。而2009年出版的《CHINA》描寫的也是東西文化相遇交流的故事，在國外已經住了人生大半時光的她很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是一個站在東西之間的人，既在東方，也在西方。

2009年的陳玉慧依舊在不同的文化與媒介之中進行穿越，首先是她得到2006年第一屆「紅樓夢獎」以及「2007台灣文學獎」長